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俾斯麦传 秦始皇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本册书目

◎俾斯麦传 (1)

◎秦始皇传 (313)

俾斯麦传

〔英〕艾伦·帕麦尔 著
孙洪兵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目 录

译 序.....	(5)
序 言.....	(9)
第一章 拉本马克狐狸	(11)
第二章 “野人”	(28)
第三章 1848 年及其后	(43)
第四章 特使	(62)
第五章 靠边站	(78)
第六章 血、铁、泪	(95)
第七章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	(111)
第八章 兄弟阋墙.....	(129)
第九章 帝国的政治.....	(151)
第十章 色当与凡尔赛.....	(175)
第十一章 文化斗争.....	(193)
第十二章 诚实的捐客.....	(215)
第十三章 登峰造极.....	(235)
第十四章 威廉一世的末年.....	(254)
第十五章 “解职”	(275)
第十六章 下台以后.....	(297)

☆

☆

政

治

家

卷

☆

☆



译 序

在德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位历史人物比“铁血宰相”俾斯麦更引人注目了。

奥托·冯·俾斯麦，1815年出生在勃兰登堡中心阿尔特马克区申豪森庄园的容克世家。两岁时随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普霍夫庄园。六岁那年，他便被母亲送到柏林的普拉曼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十二岁以后又在柏林上中学。1832年，俾斯麦十七岁时进入哥廷根大学，一年半后转入柏林大学，主要攻读法律，对历史和外语也有兴趣。大学期间，曾与同学发生争斗而劣名远扬。1835年后，他曾在柏林的法院当过公务员，服过兵役。强壮的体格，粗野的个性，追求目标的毅力和不择手段，以及现实主义的态度，构成了俾斯麦的特点。

俾斯麦的青年时代曾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但容克贵族的保守思想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839年，俾斯麦弃职回到波美拉尼亚经营农业，1844年后又亲自经营申豪森庄园。整个四十年代，俾斯麦属于顽固的保守派，同盖拉赫为首的“宫廷党”立场一致。1847年，俾斯麦成为普鲁士联邦议会的议员，竭力维护容克阶级的利益。1848年德国革命时期，他在议会中公开声称，“我是一个容克，我要压倒革命！”反对国王对革命让步，甚至准备在自己的领地组织勤王军以镇压革命。当时他的政治主张是亲奥、亲俄、亲法，坚持认为德意志联邦和维也纳会议是反对德国革命的神圣堡垒。但

☆
☆

政 治 家 卷

☆
☆

从1851年他进入外交界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代表会公使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他看到德国的统一是无法阻止的，要挽救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利益，必须利用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来为君主政体服务，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要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他从一个亲奥派转变为激烈的反奥派。1859年，俾斯麦任驻俄公使，1861年改任驻法大使。在任期间，他看到，德国东西强邻俄国与法国都会妨碍德国的统一，而普鲁士的领导权也会遭到奥地利的反对。因此，要统一德国，必须要以武力和战争作为后盾。六十年代，俾斯麦公开声言，“必须解散德意志联邦”，“把奥地利逐出德意志”。

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几天后，他在普鲁士议会上号召停止内争，共同对外，同时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统一德国依靠“铁和血”，即凭借暴力，这是俾斯麦的纲领和信条，因此，他在历史上获得了“铁血宰相”的称号。1864年，俾斯麦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联合奥地利挑起对丹麦的战争，兼并丹麦国王的领地荷尔斯泰因—劳恩堡两州。1866年，又挑起对奥地利的战争，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并把北德意志各邦置于普鲁士控制之下。1870年，俾斯麦通过普法战争，打败法国，夺取阿尔萨斯、洛林二州，南德意志诸邦也在普鲁士控制之下。1871年，在俾斯麦策划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俾斯麦成为帝国的宰相，并被授予公爵的封号。列宁说过，“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的进步事业”。俾斯麦在统一德国中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

1871年到1890年这20年，俾斯麦既是帝国宰相又是普鲁士邦宰相，只对皇帝负责，权倾朝野。他在国内，一方面加

强普鲁士和帝国政府的权力，促进容克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镇压工人运动。在对外政策上，孤立和打击法国，拉拢俄国和奥地利，争霸欧洲，成为欧洲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股强大的反对俾斯麦势力。1888年即位的青年皇帝威廉二世是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的君主，他不能容忍权力过大的宰相对自己的掣肘，双方经常发生摩擦。1890年，当政28年的俾斯麦下台，回到自己的庄园。并于1898年7月去世。

本书是英国作家艾伦·帕麦尔的一部力作。文笔生动，内容较为翔实，且注明引文出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也是研究俾斯麦生平事迹的必备参考书。

☆

☆

政

治

家

卷

☆

☆



序 言

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和丘吉尔一样，奥托·冯·俾斯麦生前就已是传奇式的人物。同时代人对他的人格力量所吸引，对他的高超的治国之术感到惊讶。早在德法战争爆发前几个月，1870年2月，英国就已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传记，即黑泽基尔撰写的德文俾斯麦传的英译本。从那以后的一百多年以来，对霍亨索伦帝国的开国元勋的兴趣从未稍减。历史研究或专业杂志月复一月地发表有关他的政治活动或个人情况的新的文献资料。本书只限于描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征引的书籍和文章约有四分之一是近十年来发表的，因而在1966年出版的赫特尔和博尔恩合编的有关俾斯麦的全部图书资料的六千一百三十八条书目索引中是找不到的。

象俾斯麦这样显赫的历史人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我在这本传记中主要集中描述俾斯麦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而较少涉及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因为这在最近发表的学术著作例如特别是在哈梅罗夫和普夫兰策两位教授合著的著作中，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俾斯麦的言行和著作早已使我着迷。但是，由于每一个研究俾斯麦的人，凡是想了解他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他的作用，所以我就尽量表现他生平的连贯性，以免象我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那样情不自禁地偏袒或反对起铁血宰相来。

我对俾斯麦的研究兴趣已有三十多年。感谢克里斯托弗·

☆
☆
政
治
家
卷☆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政

治

家

卷

☆

☆

法尔库斯和安德鲁·惠特克罗夫特两位先生勉励我把我的想法和热情付诸实施，撰成此书。我也应感谢我的妻子薇罗妮卡的长期协助，她和我对书中每一章都从头至尾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帮我证实了1837年俾斯麦看出已与之订婚的那位英国女郎的身份。我特别要感谢这位女郎的孙女凯瑟琳·贝文小姐，因为她同意我发表她祖母的一张照片，并且提供了许多关于她家庭的带有启发的情况。另外，我还要感谢伦敦图书馆和牛津博德利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首先要感谢楼上阅览室的职员们的不厌其烦与热情接待，我也感谢佩吉·布罗德本特夫人把稿子迅速无误地抄写出来。最后，我还应该感谢彼得·詹森-史密斯先生，这几年来他的中肯意见和热心关注对笔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艾伦·帕麦尔

1975年8月于伍德斯托克

第一章 拉本马克狐狸

1815年4月1日星期六下午，一个普鲁士庄园主的二十五岁妻子威廉明妮·冯·俾斯麦在柏林以西一百公里的申豪森的家里生下一子。她的丈夫费迪南德欣喜若狂。夫妻俩婚后九年间有过一些遭遇：他们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结婚的，经历了敌人占领的种种苦难，他们的头两个孩子早就已夭折了。第三个孩子伯恩哈德活下来了，但体弱多病，因此费迪南德对自己在四十三岁时又得一子而感到宽慰。给男孩取名叫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星期日他的父亲在柏林几家报纸上登了一条简短启事：“敬告诸亲好友：内人昨生一男，谢绝祝贺。”

申豪森位于勃兰登堡中心的阿尔特马克区。历史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的印迹。北德意志的生命线易北河就在庄园以西不到八公里的地方流过。河对岸是阿尔特马克区首府施滕达尔，城里有一座建于十二世纪的大教堂。五百多年来，俾斯麦家族就居住在施滕达尔附近。申豪森庄园从1562年起就一直是他们的家产。不论是战时或平时时期，他们世代代为勃兰登堡的君主效力，但并无特殊建树。到了1700年前后，奥古斯特·冯·俾斯麦拆毁了十六世纪的庄园住宅，按照当时的风尚在原地建造了一座巴洛克式府邸。1775年，费迪南德的父亲又增建了图书室和音乐厅，认为俾斯麦家族在教养上也不应比他们的国王逊色。岁月推移，但俾斯麦家族的地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十四世纪时，俾斯麦家是庄园主；到了十九世纪初叶，他

☆

☆

政

治

家

卷

☆

☆

☆

☆

政

治

家

卷

☆

☆

们属于乡村贵族。

他们属于容克贵族。容克是中世纪初期在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荒地上建立首批日耳曼定居点的骑士和征服者的后人。容克是一种贵族等级，但从来不曾有过西欧各国或哈布斯堡国家贵族所拥有的那样的财富、势力和社会地位。俾斯麦家族并非大封建主。他们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一张可以颇为洋洋得意地一直追溯到查理大帝时代的家系图，在奥托出世前若干年就已挂在申豪森——但他们对自己出身于名门世家这一点并不持有过分的想法。例如他们得经常去施滕达尔亲自监督自己羊毛的出售情况。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集警察、法官和家長这三者于一身。他们满足于这种独立自主的地位。申豪森俾斯麦家的人在阿尔特马克地区以外去谋求社会声誉，已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与任何其他容克家庭一样，俾斯麦家族认真履行其军事义务，但并不过分热情。费迪南德·冯·俾斯麦十二岁时进了柏林武备学堂，这通常是进入普鲁士军官团前的预备阶段。后来他毕生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是，国王腓特烈大帝七十岁时曾屈尊同他相谈。还有一件使他感到荣幸的事是：他曾在腓特烈的侄子路易·费迪南德亲王——一个英勇的骑士——的麾下同法国人打过仗。可是，在尼德兰进行的一次未尽全力的征讨未能激发起费迪南德在军事上的抱负；只要各级参谋部被参加过从前的战争的老家伙所把持，晋级的机会似乎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冯·俾斯麦上尉二十三岁时就转入预备役，三年后终于退伍。这样他就逃过了1806年的耶拿失败和1813—1814年的解放战争，而他有一个兄弟在这次战争中提升为将军。在奥托出世前的二十年中，他把全部精力用来经营申豪森领地。但在1813年4月下令普遍征兵的时候，他才又一次穿上军装，组成周围地区的军事辅助队。

庄园里的事确实很多，尤其是在 1807—1812 年间实行一系列早该推行的改革，使农奴成为拥有自己地产的自由农民的时候更是如此。只是由于他的精心经营，他家才免于破产；许多较小的容克则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改造庄园而濒于破产。但是，几年以后当奥托要在同学中树立自己威信时，父亲没有“为德意志祖国”冲锋陷阵对他并不有利。可是，爸爸和老弗里茨（即腓特烈大帝——译者）有过友好交谈，这件事在 1820 年前后无疑是挺神气的，不过奥托的同学家长都是些较年轻的人，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曾随同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一直打到法国首都。置身于这些英雄子弟之中，还是不谈父亲建立申豪森后备军的功绩为佳。无怪乎奥托后来成为一个好斗的学童，一个咄咄逼人的不合群的孩子，那个时代的爱国情绪的余辉使他感到尴尬。他的《思考与回忆》表明，他不象周围的人那样容易接受德意志民族感。后来俾斯麦感到应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他父亲的军事生涯。“要是我出生在 1795 年就好了，这样 1813 年也就有我的份了，”他写道。接着他又说，好几代人以来，“我的祖先没有一个不曾同法国打过仗。我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同拿破仑一世打过仗。此外，我的祖父参加过罗斯巴赫战役，我的曾祖父同路易十四打过仗。我的高祖也在莱茵河畔的几次战争中同路易十四交过火。”1871 年 1 月首相是这样看的；要在 1820 年如此自豪地回顾家史，对一个学童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奥托的母亲威廉明妮并非出身于容克。她的父亲路德维希·门肯在腓特烈大王和腓特烈·威廉二世的手下当过高等文官，短期出任过普鲁士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后来实际上是内政大臣。门肯家世代精通繁复的德国法律制度，他们充当教授或开业的法学家，但不是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他们的老家在莱比锡。

路德维希·门肯于1801年死于肺结核。那时他的女儿才十二岁。这个小姑娘引起了心肠慈善的路易丝王后的同情。王后召她进宫，作王子们——六岁的“弗里茨”即后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和比他小十七个月的威廉（即后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译者）——的游伴。弗里茨称她为“我的明妮·门肯”，珍视同她的友爱。威廉明妮渐渐长大成人，对充当年轻王子的游伴兼保姆没有兴趣。她聪明美丽，十六岁时却出人意料地嫁给勃兰登堡的一个容克，此人身上并不具备她所具有的这两种禀赋。

毫无疑问，若非早年丧父，她无疑会找到更好的伴侣。于是她就成了自己所未曾见过的易北河畔一座庄园的女主人。她把自己的智慧（即使不是外貌）传给了她那幸存下来的次子：在俾斯麦的外表后面隐藏着门肯的聪明才智。

奥托满周岁的时候，他们家把申豪森庄园委托一个代理人经管，全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普霍夫。费迪南德在那里继承了三个小庄园：克尼普霍夫、屈尔茨和雅克林。这儿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更差。克尼普霍夫位于施特丁东北约四十五公里，距离波罗的海也有这么远。它距离柏林一百七十多公里，而威廉明妮感到这个距离似乎还要远得多。可是，克尼普霍夫有森林湖泊，海风可以畅行无阻地吹到岸上。这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家园，对于这个未来的乡村贵族来说也是一个理想的学校。那时威廉明妮同丈夫的关系已相当紧张，当然不希望路德维希·门肯的外孙在这种乡间生活。伯恩哈德和奥托进武备学堂以前，本来是可以请一位家庭教师到克尼普霍夫来给他们上课，但他们的母亲抱负更大。她坚持要把两个儿子送到柏林普拉曼学校去上学。该校追求裴斯泰洛齐的理想，重视个性的培养。受这种教育，比起迁居到波美拉尼亚来意味着同俾斯麦家的传统实行更大的决裂。

1822年至1827年，奥托在威廉街139号普拉曼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由一个福音派牧师在他诞生前十年建立的，在普通贵族和公职人员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普拉曼合乎当时的社会潮流。他努力实现爱国的理想主义者路德维希·雅恩（德国作家和政论家。——译者）的教育思想。雅恩本人曾在该校任教。他相信使每个人体格健全就能振兴整个国家；而通过经常的体育锻炼就能够训练智力去从事更高级的活动。威廉明妮·冯·俾斯麦同她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深受这种思想的熏陶，但她的小儿子却并非如此。

他生来就很有头脑，不会轻易接受这种哲学。这个男孩子学习游泳和击剑，参加雅恩制定的体操活动来增进身心健康。与其他学生一样，他也在校园里耕种一小块土地。但他并不感到幸福。保存下来的他父母的书信表明，父亲对两个儿子很难理解，母亲尽管对奥托格外宽容，却无法掩饰对伯恩哈德的偏爱。奥托作了良好的开端。“他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得到大家喜爱，”他上学第一年的成绩单上这样写着。四年后，在他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学校的评语变得严厉了。“他应努力克制脾气，无论是在认真做作业方面还是在尽情娱乐方面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应注意适度。”如同大多数成绩单一样，这个评语与其说是指学生，倒不如说是指学校。

“在普拉曼学校，”俾斯麦后来写道，“在与老师同学的接触交往中，我名字前的‘冯’字对我的幼稚举动是不利的。”但是使他感到不幸的还不仅仅是等级的问题。这个男孩子喜欢在假期里骑上他的小马在克尼普霍夫周围地区漫游。他厌烦柏林和都市生活。1851年他在访问母校时回想到，“我总要用笔把钟点和时刻标上，看看离假期和施特丁邮车的到来还有多久”。他性格刚强，不会自我怜悯。弗朗茨·克吕格尔在普拉曼学校学习的最后一年为他所画的那张肖像上是一个脸颊丰满的